



长篇报告文学

闯海的男人

李明春 著

这是一群远离人们视线的男人。然而，他们却峥嵘在苍海之上。

这是一个不吸引人们眼球的团队。然而，他们却为祖国的海洋事业和国家海洋权益而纵横汪洋。

一艘航船，在广袤无垠的大海上，只是一个远离尘世的、渺小的另一个神秘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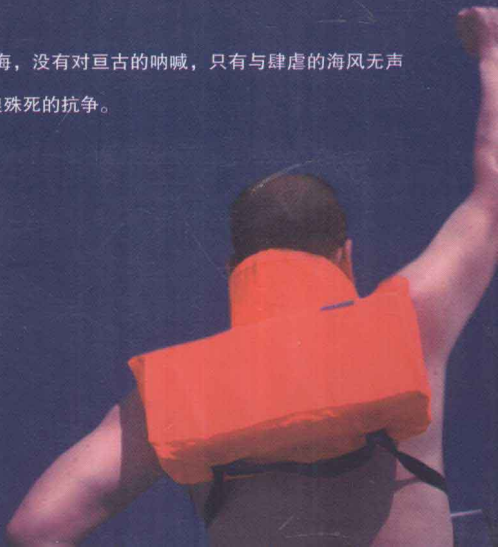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纯爷们的生存空间，一群闯海男人的空灵幽荡的孤寂世界。

在这个孤寂的小世界里，心存信念的闯海男人，只能感悟，不能侃谈；只能静享，不能喧嚣；只能独自浅唱低吟，不能狂歌长啸。

航船的主宰者是凡人俗子。这群小人物，浪迹沧海，没有对亘古的呐喊，只有与肆虐的海风无声地搏击；没有面对沧海的悲怆，只有与咆哮的海浪殊死的抗争。



海洋出版社





伍11年。30多年后，当我再次走近为中国海洋事业而闽海的男人，融入到这些男人之中，才真切地感受到这些闽海的男人勇猛、果敢的行为是在书写可歌可述的历史。书写这历史的男人们，彰显的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闽海的男人不是英雄，只是一群凡人俗子，几十年一贯地在做着他们该做的事。

面对这些男人，历史的老人又一次举起了鞭子，我又一次顺从地用颤抖的手紧紧地握起笔来……

于是就有了此书——《闽海的男人》。

《闽海的男人》立足现实，记述了一个闽海船队诸多的真人真事。有惊心动魄的壮举，也有微不足道的琐事；有豪情激奋的冲动，也有情感低靡的宣泄，因为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男人。

在这些闽海的男人中，作者回忆了那些已经老去了的一代，也回述了一些早已过去了的往事。对此，也许有人会说：“喜欢怀旧是衰老的表现，是渐渐老去的人的一种专利。”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作者却不完全赞同。我认为怀旧是一支镇痛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怀旧可以抚慰人内心深处的煎熬和伤痛，使人猛醒，使人警省。说到底应该是一种人性的回归，文化的回归。

引子

这是一群远离人们视线的男人。然而，他们却峥嵘在苍海之上。

这是一个不吸引人们眼球的团队。然而，他们却为了祖国的海洋事业和国家海洋权益而纵横汪洋。

一艘航船，在广袤无垠的大海上，只是一个远离尘世的、渺小的另一个神秘空间。

这是一个纯爷们的生存空间，一群闯海男人的空灵悠荡的孤寂世界。

在这个孤寂的小世界里，心存信念的闯海男人，只能感悟，不能侃谈；只能静享，不能喧嚷；只能独自浅唱低吟，不能狂歌长啸。

航船的主宰者是凡人俗子。这群小人物，浪迹沧海，没有对亘古的呐喊，只有与肆虐的海风无声地搏击；没有面对沧海的悲怆，只有与咆哮的海浪殊死的抗争。

中国海监第一支队——一群闯海的男人。





这在今天看来一定会令人耻笑。可在当时的海洋科学家眼里，登陆艇要比小木船不知要奢侈多少倍，高档的简直就是武装到了牙齿。正是这四艘登陆艇承载起了我国海洋调查的使命，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调查船大队启航了。

1965年12月14日，中国海监第一支队前身，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调查船大队在青岛成立。这标志着新中国系统化、规范化的海洋调查与科研实验进入了初期的发展阶段。

这一年的下半年，一批海军官兵奉命从海军各部队集结于青岛五号码头，组建了这支海洋调查船队。为新中国的海防、海军和未来海上战场建设提供科学的海洋调查资料和科学实验数据是这支船队的使命。

军人的基因

1964年的初春，从广州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上，一位海军少将凝神地坐在软卧车厢里，他双目注视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山川和河流，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齐海南，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他是这位将军的长子。他曾告诉我说：“那次爸爸奉命进京，但他事前并不知道海军首长要他干什么。”

一次次深思中，也许将军有过很多猜想。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根据新中国海防、海军、未来海上战场建设和海洋事业发展的形势，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批准将在北京成立国家海洋局。上级决定由海军组建国家海洋局，他任第一任局长，这位将军就是海军南海舰队原副司令员齐勇。

那是1968年3月，我作为刚刚应征入伍的新兵，来到了刘公岛训练团。三个月后，新兵入伍训练结束，我被分配到了海军北海舰队某水警区扫雷舰大队。

那个部队驻地在青岛市的郊区，一个明朝时叫沙子口的海湾。海湾的一处码头上停靠着两艘威武的苏式扫雷舰。我就要成为真正的水兵，就要登上威武的军艇。作为新兵，心中的喜悦自然溢于言表。当天晚上，刚刚拉来的两卡车新兵，晚饭后集聚在码头上，一边看着军舰，一边在纷纷议论能分配到哪一艘舰上。

第二天，新兵们集合在码头军人俱乐部前，一名干部一一喊着名字，喊到名字的出列，然后都被带走了。直到最后，有几名新兵依然站在原地。就在这几名新兵心里忐忑不安时，那位干部说话了：“你们几个人现在还不能上舰，你们要去接新船，两天以后出发。”

江城武汉，武昌造船厂坐落在武昌一侧的长江边上。几名新兵经过一周的辗转旅途来到了这里。他们此时看到的是空旷的船台上，一艘仅有躯壳的船静静地卧在那里。令新兵们疑惑的是，说是新船，而船壳已有斑斑锈迹，就在这斑斑锈迹的船壳上却醒目地贴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标语。

眼前的一切，让新兵们无语。

这时，舰长对他们说：“我不是舰长，是船长。现在可以告诉你们，这艘船不是用于作战的战斗舰艇，而是一艘用于海洋科研的实验船，主要任务是为我国海军潜艇的科学研究实验服务。”

听了船长的话，新兵们虽然没说什么，可心里却在嘀咕：“上了这样的船，还算是水兵吗？”

一年半后，这艘船终于出厂了。





当这艘船回到部队不长时间，就归建了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调查船大队，这艘船也被更改舷号为“曙光09”。

从那之后，在这个船队的领导机关里，我意外地见到了训练团时的老班长，他也来到这里当了一名参谋。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在频繁的出海中，我又先后结识了船长、处长、主任和局长，他们都是来自威海或刘公岛的同一个海军部队的老领导和老首长。

这是一种巧合吗？

不，这是军人血统的绵延。

这血统是什么？

透过这群闯海男人的体行、情感和心灵，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这血统的内存，不难找到这样的答案：军人基因是这群闯海男人的心之源、魂之源。这个源的内涵是：勇敢、狂放、坚韧、奉献、容忍、忠诚。

这是闯海男人的精神，这精神传承的正是基于军人的血统。他们无论是谁，无论在过去的岁月里经历了什么，付出了什么，一旦说到过去的一切，他们总会说：“我当过兵！”

“我当过兵！”这群闯海的男人就像航船的压载铁，险恶的海上环境也许能加重它的锈斑，但无法使其变形和弯曲。他们的人生是那样的简单，作为闯海的男人即使有欲望潜伏在体内，那也只能是海空夜色里瞬间滑过的流星，无法随心所欲进入普通人的情感故事。即使是正值壮年的男人，他们只能在风浪险恶的生存环境里，依然木然而又不失高傲地保持着闯海男人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

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多年之后当我又重新走近

这一个个似曾模糊的闯海男人，心中暗暗希冀他们能再次清晰起来。正是这种清晰，让我感悟到了闯海男人们深藏在独属于他们心灵的那个角落——深到财富和欲望都无法探及的深处。

40多年来，船队、调查队和台站为新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船队的“海调”船被后来的“曙光”、“向阳红”系列海洋调查船所取代。1998年，中国海监总队成立，这时的船队更名为“中国海监支队”，所属船舶也大部分更改舷号为“中国海监”。这种变化标志着海洋事业发展的历程，而这种发展和成就的积累，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军人的基因，这必将沉淀为海洋事业的文化。历史向我们展现了这样的事实：许许多多的历史，才能培养一点传统；许许多多的传统，才能积累一点文化。

新中国之海洋事业，60年过去，其长足的发展足以让新一代的海洋人引为自豪。

今天，当我们为此而津津乐道时，当我们瞩目事业的金字塔峰颠时，也不可漠视这金字塔基座的堆砌与存在。试想，若没有智者的奠基，没有基座坚实的堆砌，没有时间长河的洗礼，当地震突发、海啸来袭，金字塔将何以存在？又何有金字塔峰巅之辉煌？！

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道理，人以食物为营养赖以生存。那么我们的事业呢？

古人云：食以乡之源，以大众为本；食以文而贵，以精食为补。自然，海洋事业之乡是大海，海洋事业之众是闯海人，海洋事业之文是闯海精神。如此，海洋事业之精食则是炫丽金字塔之大补。

海洋事业的金字塔，前人的智慧是事业的基奠，而





门长说：“好了，不要再说了。”

见船长不耐烦，部门长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时船长又对他说：“你少给我干那二百五的事，这事到此为止。”

这个新兵蛋子的话错了吗？这是多么通俗的理解，这是多么朴实的表达，又是多么容易得到的一种幸福的满足。

从当时的年龄来说，船长该是这个新兵蛋子的父辈，正是爱兵如子的情结，使这个新兵蛋子躲过一劫。

这个新兵蛋子是幸运的，与他相比，另一个新兵蛋子却是不幸的。

什么是幸福？另一个新兵蛋子的理解，为人民服务是最大的幸福。

那是一个星期天，这个新兵蛋子外出上市内商店买东西。当他返回码头的途中，在一条小路上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与他年龄差不多的姑娘推着一车沉重的蜂窝煤吃力地走着。看到这一情景，他想到了为人民服务，没有过多的考虑便上前帮助推车，一直帮着推到她们的家，他又帮着把煤搬到楼上堆好。

拉煤的是相依为命的母女俩，新兵蛋子助人为乐的举动赢得了母女俩的好感。他们认识了，一番简短的交谈和谢意过后，告辞时他对她们说：“以后我会常来帮你们买煤。”

就这样一次、二次、三次。

几次过后，有好长一段时间因为有事，他没能再去兑现自己的承诺。谁知那个姑娘却来到了港口，一路打听，沿着海上的大堤，顺着铁轨找到了部队，来到了他所在的码头。这事一下子传开了，人们纷纷议论说：



“中国海监第一支队”，但这支队伍的主体没变，基因没变，作风没变，军魂没变。他们是一群可亲、可敬和可爱的男人。不！应该说他们是大写的闯海男人！

正是这些闯海的男人，在 45 年里挺起了国家海洋局“查清中国海，登上南极洲，进军三大洋”历史责任的脊梁。

一个船队的故事

这是新中国海洋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海洋调查船队。

这个船队对于中国海洋史来说，只是短暂的一个瞬间，或许微不足道。但这个船队却是一个时代血红的印记，已深深地烙在新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轨迹上。

这个船队是由男人组成，这是一部关于一群男人的故事。

他们的血与肉、情与爱、悲与喜，名与利在大海之上洒脱的淋漓尽致。

上天降它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它在襁褓之中就遭受了政治的疾风暴雨。但那是国家的事业，是祖国的生命在流失。于是一群男人——闯海的男人，肩负使命，挺起脊梁，驾驭钢铁之舟从浅海走向远海，从远海走向大洋，从大洋潜入深蓝，经历了狂风暴雨，经历了惊涛骇浪，逐渐成长为一支纵横汪洋的英雄船队，愿为中国海洋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010 年 10 月 28 日，地处青岛信号山麓与贮水山麓之间的登州路 35 号，一处不大的院落门口重新挂出了“中国海监第一支队”的牌子。

30 多年前，这里是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机关所在地。今天，北海分局所属的中国海监第一支队回迁这里，不免让人想起了那许许多多过去的事。

陈福，天津宝坻人，现任中国海监第一支队支队长。此时的他是这个船队的第七任行政领导，他说：自 1966 年 5 月，海军任命崔孝成为第一任大队长之后，还有杨庆禄、朱德修、江志炳、王友孝、朱再发先后任大队或支队的大队长或支队长。

崔孝成，江苏海门人，1942 年入伍的老兵；杨庆禄，辽宁营口人，1947 年入伍的老兵；朱德修，山东寿光人，1956 年入伍的老兵；江志炳，山东崂山人，1956 年入伍的老兵；王友孝，陕西渭南人，1970 年入伍；朱再发，南京人，1973 年入伍。

陈福，老兵面前纯粹的新兵蛋子。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国字型脸庞透出一股憨憨的、实实的劲儿。他内敛、寡言、遇事不温不火。若一旦急了也会话语连珠。

如今，他依然保持着一种新兵蛋子的服从意识，依然保持着朴实的工作习惯和厚道的待人之风。

这是一个老兵曾讲过的一件关于他新兵蛋子时的故事。那是新兵连训练结束后，陈福被分配到船上当了一名实验兵。当时船实验室主任是一名从地方院校毕业的军人大学生，生活作风自然有点稀拉，时常不听吆喝。一个农村孩子老实、听话、肯出力，当他看到自己的部门长住舱杂乱，每天起床连卧具都叠不整齐，便每天打扫完实验室的卫生再给部门长打扫住舱，叠被子，烧开水。他是一个汗腺十分发达的人，干了个把小时早已是一头一身的汗。每次见他一声不吭地埋头干活，部门长都会说：“我的住舱就不要你打扫了，我喜欢乱一点。”





可陈福却依然如故，默默地履行着新兵蛋子的职责。

一个月后，部门长有些不耐烦了，找到船长说：“陈福这个兵有爱干活、闲不住的嗜好，把他调去当勤务员吧。”

船长问：“这么好的兵你不愿意要？”

部门长回答：“是个好兵，可他太勤快了，我受不了。”

听了部门长的话，船长不理解地说：“你这大学生就是有点难伺候。好吧，我给你换个懒的，等你再受不了的时候不要再来找我。”

最后船长半开玩笑地说：“以后你找媳妇，也要找个懒媳妇，找了勤快的你会更受不了……”

也许是船长有点宠着这个大学生，可自从认识了他以后，他不为书，不为上的性格和只为实、只为真的所为、所行给陈福留下了长久无法抹去的印象。陈福说：“老领导能把他的个性保持一辈子实属不易。他失去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物质守恒’。”

就这样陈福被调去当了船上的勤务员。他帮厨、打扫卫生、清洁厕所，依然不声不响，勤勤恳恳，一干一身汗。

30多年过去了，陈福一直这样认为：这个老领导有思想、有个性。当年虽然部门长把他撵走了，可他从没有记恨部门长的所为，反而记得老领导对他的谆谆教导。

那是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的海洋事业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开始起步，并寻觅适宜自己起飞的跑道，这时

“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目标。

这一目标的提出，在当时的国家海洋局内部是有争论的。

有人质疑说：“这简直是异想天开，连中国海都没查清，还想进军三大洋？太平洋是什么样都不知道，还想登上南极洲？”

就是在国家海洋局党委会上也曾有人反对说：“就我们海洋局目前的状况，有什么能力查清中国海？又怎么能进军三大洋？”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国家海洋局政委李长如将军却十分支持这一提法。他说：“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中国海洋局的人也能办到。你们大胆去干，我全力支持你们。”

20 世纪末的一个夏天，青岛市佛涛路海军北海舰队第一门诊部。一天上午，从大门外走来一位个子不算太高，却体态富态的老人，他上身穿着一件上个世纪流行的暗黄色麻线短衬衫，下身穿着蓝色海军裤，一看这位老人，便给人一种气度不凡的感觉。来到门诊部的楼上，按照医生的吩咐，老人顺从地躺在了理疗床上。在理疗的间隙，我有幸与他攀谈起来，言语交谈中深感他是一位十分和蔼和可亲的长者，他就是原国家海洋局第一任政委、原北海舰队政委李长如将军。

这一天，已离休的老将军是在夫人张洁英的陪同下来门诊部做身体理疗的。当我问及关于国家海洋局提出“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一事时，老将军清楚地记得这一目标是如何提出的。他说：有争论是正常的，最后大家的意见还是统一了嘛！所以 1977 年 5 月，国家海洋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首次确定了‘查



大学生。当军人和大学生汇聚到一艘船上共赴一项使命，面对许多难以预测的困难和风险时，这同样是一种考验。正是在那个年代经历了特殊的考验，夯实了一个事业的基石，才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更留下了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的沉淀是一代人付出了代价换来的。今天，对于已经付出了的代价，对于这笔已经沉淀了的精神财富该如何看待，如何评述，如何传承和发扬，不失是过去者，现代人和后来者都应该掂量的……

全球大气试验过后的30年里，“向阳红09”船不辱使命，数十次完成了我国近海重大海洋调查任务，先后完成了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试验”调查、“中美东海联合调查”、“中日合作黑潮调查”、“中法长江口沉积调查”等重大国际合作调查，并出访过日本、韩国、俄罗斯、朝鲜、美国。30年的历程中，“向阳红09”船有过许多辉煌，也有过渤海涅槃和被武装劫持的灾难，这在中国海洋史和海洋科技史上也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惨痛教训。

从“向阳红”到“中国海监”船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如今，中国海监也走过了10多年的历程，查阅航海日志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中国海监第一支队所属的船舶中，2007年，“中国海监18”船出海197天，航程24454海里；“中国海监21”船出海202天，航程4778海里；“中国海监22”船出海246天，航程37840海里。2008年“中国海监11”船出海266天，航程12310海里；“中国海监17”船出海270天，航程25230海里；“中国海监27”船出海240天，航程38155海里……



做的只是奋力抗争。

7月3日，“中国海监17”船抵达南中国海指定海域执行南海维权巡航任务。在巡航编队中，处于紧盯某国侵入我专属经济区指挥船的位置又是船长王桂廷，他告诫操船的二副说：编队最忌讳船位不稳定、偏离航线或移位。你必须无条件地保证船位准确无误。

在海上有限的活动海域内，巡航的关键时刻我编队与对方多艘船胶着在一起，两船相遇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和危险性。我方对对方船只实施驱离，这时双方都有很大的危险。“中国海监17”船又一次与对方船只相遇处于最佳时机，王桂廷船长说：太欺负人了，我学的是开船，不是撞船。但凭我的经验，如果此时上级下达命令，我有把握一下子把它干掉。

第二天晚上，随着海上维权形势的骤变，编队指挥向各船同时下达了以更强硬的措施驱离对方船只的指令。船政委魏绪春在广州出航前补给时，爆裂的玻璃碎片扎进大腿，缝了几针后仍然坚持在第一线。接到命令后，他找到船长，这是在生死危难时刻政委与船长的特别对话，他说：这回我们要做好回不去的准备。我算了一下，全船27个人，除两名年轻的没结婚，剩下的25人中，我们有13个男孩，12个女孩……王船长接上说：我也是个儿子……

随后，魏政委动员时对船员说：“……哭着也是死，笑着也是死，我们为什么不笑着死！”

一个月前，王船长刚刚做完喉部肿瘤切除手术，就在政委动员时，他悄悄地离开了。他来到机舱找到轮机长安排说：“一旦我下达冲击、驱离对方船只的口令，你必须把机舱人员全都赶走，只留你一人在机舱。你必





须想尽办法，保证主机正常运转五六个小时以上。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要把船开回去，多大的事，就这么弄！”

这是生死的考验，这是正义的张扬，这也是闯海男人的襟怀！

大海有情也无情，大海的温情与暴怒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在“中国海监 17”船鏖战南中国海时，还有他的同行在另外的海域，同样经历着“英雄之举”。

2007 年 8 月，强热带风暴“帕布”和“蝴蝶”正在我国海域肆虐。10 日这天，“中国海监 22”船跟踪某国电子侦察船航行至黄海中部时与强热带风暴相遇。电子侦察船吨位大于我船七八倍，我船只有 1 000 吨，在风浪中剧烈地摇晃，全船人都开始晕船呕吐。当海上风力达到 11~12 级时，有人报告：“船长，船体发生了共振！”时任船长刘会成神情一下子紧张起来。果然，在接连不断的海浪打击下，船体突然间发出“哐……铛、铛”有节奏的闷响。从事航海的人都知道，船体共振是船自身振动频率与特定海况频率相一致时产生的特殊现象，这种现象时间稍长船体会发生爆裂，后果是船毁人亡！此时，要想解除共振现象唯一的选择就是全速航行，以最短的时间脱离这一风浪区。但是在大风浪中高速航行又面临着倾覆的巨大危险，怎么办？刘船长艰难地选择了后者。他下令：“全速前进，闯过这一海区！”伴随着主机越来越大的“轰、轰”声，船逐渐加速，共振声也开始渐渐减弱。全船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艰难航行，“中国海监 22”船终于转危为安。

就在“中国海监 22”船遭遇艰险时，“中国海监



几天过去了，大家一直看不到王船长，有人问船政委韩学亨：“王船长干什么去了？”

韩政委说：“王船长家里有事，请假了。”

直到过了一个星期，王船长的一位朋友告知：“王桂廷住院了。”

当支队知道此事，派人赶到医院才知道，王桂廷多年的痔疮由于没能得到及时治疗，已经非常严重了，这次请假，说是家里有事，实际上是去了医院。医生得知他是船长，检查后严肃地说：“你必须马上手术，再不手术，要在海上犯了是很危险的。”

就这样，王船长没告诉任何人，住进医院马上做了手术。

由于病情严重，切除的面积太大，已严重影响到了肛门，一个星期无法出院。腊月二十八，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王船长正在接受后续治疗时，接到上级电话指示：“据情报得知，某国海军侦察船即将进入黄海海域，你船紧急待命出航。”

王船长没有犹豫，没来得及办理出院手续，就从医院赶回了船上。

一次次的轮回，当中国海监以令人瞩目的威武之师的雄姿出现在国人面前，出现在世界面前时，中国海监船船长也向国人和世界展现了自己完美的风貌。然而，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是走过了怎样的历练之路呢？

船老大

这是一件令中国海监第一支队老同志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沉痛往事。1978年1月，正值寒冬时节，国家海洋